



■最美警察

“老胡”的马路人生

——记海曙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杰



胡杰在路上指挥交通。

石奇峰 摄

老胡是海曙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他经常第一个到单位，打开对讲机、带上全副装备，到辖区几个重要岗位，检查交通设施是否完好；到新调整的路段，掌握车辆通行情况；到老百姓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路口，看看整改是否落实到位。这熟悉的场景，每天都要持续到晚高峰才结束。

老胡说，“我是一名交警，我的责任是让交通更顺畅，让人们出行更便利。”

苏文清 陆明光 周 谨 石奇峰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你去听，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对讲机里肯定能听到他的声音了！”说起胡杰，身为同事的海曙大队副教导员方妙文笃定地说，“在工作上，老胡有一股‘狼劲儿’。”

用胡杰自己的话说，就是“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在他的带动下，大队民警都习惯提前到岗，坚持“路不通不下岗”。

一次，有个市民打来电话，反映辖区内丽园上都小区门口经常有车违停，给出行带来不便。第二天一早，胡杰就带人赶到现场，设置隔离栏、警示桩，修理破损的警示标志，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保障道路畅通是交警的职责，在职责范围内能帮助解决的一定要及时解决。”胡杰说。然而，工作上很“宽容”的他，对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却一点都不通融。

2014年5月，一位老家的亲戚因酒驾被海曙大队民警查获，求助胡杰，希望他能“通融”一下。了解情况后，胡杰却严厉地批评了那个亲戚，同时对办案民警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决不‘通融’。”

虽然这引起了那个亲戚的不满，但胡杰认为自己的做法没错。“酒驾是条高压线，必须严厉打击，这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实干加创新，一切从群众的需求出发

要管好类似海曙区这样一个中心城区的交通，除了需要“起早贪黑”的实干精神，更需要“不断摸索”的创新智慧。

“老胡喜欢动脑，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道路空间，他和同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量创新举措。”海曙大队直属中队民警王宾原说。

海曙区的交通整体流量大，经过细致的观察，胡杰发现，在中山路、柳汀街等几条主要道路上，东西向交通根据时段不同呈现出一种“早高峰西往东车辆多、晚高峰东往西车辆多”的特点，甚至出现一边车道排队，另一边车道无车通行的现象。

胡杰带领同事通过实地勘测，反复论证，提出了对柳汀街、中山路部分路段启用潮汐车道的想法，即在高峰时段征用一条对向车道作为左转弯车道，同时增加一条直行车道。经过一个月的调整完善，仅柳汀街（南站西路—马园路）这段200多米长的“潮汐车道”就能使该路段每个早高峰多通过600多辆车，有效缓解了道路拥堵。

“交警，任何工作都要从老百姓的出行实际需求出发，只有百姓得到实惠，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位。”胡杰说。

今年10月，海曙区柳锦花园居民向海曙大队反映小区停车难的问题。胡杰立即带着同事上门走访，征求居民意见，在考虑小区紧

挨学校等情况后，最终确定在小区附近的苍松路（常青路—白杨街）西侧非机动车道上施划了27个“潮汐车位”，既缓解了附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又避免了长时间停车对居民出行和学校接送学生车辆的影响，获得各方好评。

选择交警这个职业，就是选择扎根在马路上

“我们胡大对同事非常关心，如果发现站岗民警生病，一定会‘命令’他去看病休养，然后自己代替站岗。”海曙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屠志龙告诉记者，“胡大常说，选择交警这个职业，就是选择扎根在马路上。”

去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海曙区南塘老街举行丰富的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造成了交通拥堵。为了尽快疏导交通，胡杰来到鄞奉路尹江路口和民警屠志龙一起指挥交通。刚站到路口不到5分钟，屠志龙听到一声“哎哟”，一辆左转弯的小轿车由于车速过快，右反光镜直接将胡杰撞到了地上。

司机从车上下来，吓得脸都白了。胡杰却不顾自身情况，安慰对方说：“你放心，我没事。”又嘱咐身边的同事：“这个事故责任很清楚，按程序走，不需要扣车、扣证。”直到处理完毕，他才肯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就在受伤后的第二天，胡杰又一瘸一拐地地上班了。他笑着说，“放心不下，与其在家心神不定，不如到单位来‘养伤’。”只是，所有同事都知道，他一旦回到单位，绝对不可能好好躺着养伤。

人物名片：

胡杰，1988年加入宁波交警队伍，现任海曙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从警以来，荣获“宁波市劳动模范”、“省优秀交警”、“抗击‘菲特’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实施“三级巡控”提升群众安全感

近日，20余名省市级人大代表对今年以来辖区的社会治安状况、派出所行风建设情况进行评议。对于今年1至10月凤山派出所辖区内发生的全部刑事案件同比去年下降16.9%，“两抢一盗”等侵财型案件同比下降18%等工作成果，与会人大代表纷纷对凤山派出所亮出的这份“平安答卷”给予“点赞”。

凤山派出所辖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医院、学校、商场“三圈”汇聚，人、财、物流流动巨大，尤其是城东新区，城中村与高档小区并存，出租房与建筑工地毗邻，还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商铺、单位汇集于此，情况相当复杂。

为有效驾驭辖区的治安形势，凤山派出所着力将巡逻防控工作提升至破解治安“瓶颈”的战略地位进行统筹谋划，因地制宜推出了“三级巡控”新型警务。

10月16日凌晨2时许，30岁左右的张某某伙同河南籍男子朱某窜至余姚模具城一模具公司，通过撬卷闸门的手段，入室盗窃得到194公斤铜材料。却不想，赃物到手还没10分钟，就被2名巡逻民警发现，两人只得弃铜逃跑。本以为趁着夜色和小路能够顺利逃离，谁知才跑出几百米，就被“包围”的巡逻民警在抓获，而这正是“三级巡控”新型警务的作用体现。

“三级巡控”，主要包括警务力量负责巡控，协辅警承担巡防，街道综治部门和村委（居委）负责重大勤务协调、巡逻指引和“导航”，进而努力挖掘巡控警力的工作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及时发现、迅速抓捕、警情处置三个方面。

首先，凤山派出所将下辖的109名巡防力量分为5组，以辖区的5个社区警务室为基点，结合派出所视频监控室，实行24小时常态化巡控，确保巡逻防控全天候覆盖。

10月29日晚上9点左右，余姚市新建北路一快餐店宿舍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接警后，因为现场遗留线索很少，民警就借助视频监控寻找线索。他们把视频进度条往回拉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晚上11点多，最终，画面停留在了一辆三轮运输车上，时间显示正是当晚9时17分……巡控民警立即围绕这个信息点开展盘查，迅速在汽车北站找到这辆三轮运输车，进而马上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晚上11点47分，民警当场从嫌疑人的住处搜出受害人被盗的iphone手机和挎包，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自己实施盗窃后搭乘三轮运输车逃离现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如果说警务力量是打击破案的主力军，那么巡防队员和市民的自治力量则是“左臂右膀”。凤山派出所从巡防队员中抽调素质过硬、业务精湛的队员由民警带队组成巡控机动组，配备巡逻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利用GPS智能定位对讲机等设备，实时掌握巡控警力分布，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警力调配以及现场增援。而通过推行“1+2+1”的“巡更”机制，即由1名社区干部、2名巡防队员和1名在职党员在半夜为小区居民进行“巡更守护”，凤山派出所完美地将民间治安力量引入巡防工作，邻里守望、看楼护院、内部防范等多种举措，有效填补了街面车巡和步巡的空白，解决了设施落后的老旧小区夜间“不设防”的问题。

24小时不间断无缝巡控，全天候时时巡控盘查，民警、协辅警、社区力量齐抓共管，整个辖区治安改善得特别明显。“原先小偷经常来我们这样没物业、没防盗门的老旧小区，可如今不一样了，全天时时刻刻都有人在路上巡着，小偷就算来了也根本没时间撬门窗，根本不可能再偷了！”市民张阿姨笑着说。

刘 凯 王西泽

(上接09版)

骗术拙劣，受骗者众

时间退回到2006年10月，谢某被“香港耀腾公司”总经理江某任命为该公司驻宁波设立办事处首席代表，每天坐在办公室喝茶，就有5万元台币，约1万人民币的月收入，风光无限。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帮菲律宾的财团公司采购汽车、摩托车配件以及小五金产品，为此谢某等人还招聘了近20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每天通过网络寻找生产厂家，洽谈合作。

在“香港耀腾公司”和生产厂家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有这样一条“特别约定”：生产厂家先把货运到指定仓库，待货运抵菲律宾马尼拉港后45天付款。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约定对生产厂家来说，无疑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可就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2月7日谢某出逃前，就有41家生产厂家和“香港耀腾公司”签订合同。

宁波的市场无法满足“香港耀腾公司”

的胃口，之后该公司又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以同样的手段，和近300家生产厂家签订购销合同。

为何如此拙劣的手段竟能骗取如此多生产厂家的信任？

民警说，以宁波为例，“上钩”的都是小企业，他们急于开拓市场，以此来缓解生存压力；而且每笔合同的金额不算高，多在10几万元，被骗最多的也只有26万余元。

“办事处有正规的工作场地，有听起来完整、合理的说辞，而且又拥有‘台商’的特殊身份，所以在谢某潜逃前，没有一个企业主起疑心。”民警说。

一直到2007年2月7日，办事处的业务员发现怎么都联系不上谢某，才通知各合作的生产厂家，大家伙儿才意识到被骗了。

未享风光，已陷潦倒

短短三个月，300多家企业上当，仅以每家被骗15万元计算，谢某伙同江某等人敛财就高达4500余万元。可为何七年后再现“江湖”的谢某看起来如此潦倒？

今年62岁的谢某，曾经是一名油漆包工头。据他自己交代，来宁波之前，台湾当地房地产不景气，连带他这个“下游产业”也受影响，收入锐减，还欠了一屁股债。

“当时是江某帮我还了一部分债，还给我介绍了这个‘发财’的机会。”谢某说。

尽管敛财不少，可最终分到谢某手里的只有200万台币。听起来是个挺大的数目，其实不然。民警说，这次陪谢某一起到昆明的女子是他的“红颜知己”，原先是卖鸡的，月收入也有20万台币。

拿到手的钱还了债，所剩无几，谢某在过去这七年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都因为囊中羞涩，没有一次是他付钱。

民警说，谢某在被送到看守所后，进行身体检查，身上穿的内衣裤都已经是破破烂烂，“感觉用手一碰，就会碎成布条。”

时隔七年，冒险入境，谢某原本是想东山再起的。他的哥哥退休后，从退休金中拿出30万元人民币，想要投资开自助洗衣店，他便自告奋勇来“打前战”，没想到还得先为七年前欠下的债“买单”。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志达